

铁炉湖历史文化街区：

# 连片明清民居古韵悠长 历经风雨亟待维护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 
图/林志华

**新**春佳节，不少游客在畅游惠州东坡祠之时，会惊奇地发现，一侧的铁炉湖藏有连片的明清民居建筑群，同样古韵悠长。

一直以来，惠州民间流传着“有惠州就有桥东，有桥东才有惠州”，彰显了桥东悠久的历史，而明清铁炉湖街区承载着桥东深厚的文化底蕴。沿街步行，这里明清时期的传统民居集中成片，风化的红砂岩立柱、被熏黑的明代青砖以及模糊的雕花等，随处可见历史留下的印记。

铁炉湖街区文物古迹集中，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。然而，记者在实地走访中发现，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，连片的明清民居建筑均有不同程度的破损。当地群众和专家学者呼吁：民居建筑亟待适度的维护修缮，希望有关部门加大保护力度，传承历史文脉。



人巷（今桥西都市巷），又遭当地官员逼迁至铁炉湖畔聚族而居，其后代在铁炉湖等地繁衍传承。因讳“葫芦”与“俘虏”谐音，陈鹏飞将其改称“铁炉湖”。自此，“铁炉湖”名称沿用至今。

明万历六年（1578年），陈鹏飞后裔因督造城墙有功，获赏铁炉湖。陈氏一族利用筑城余砖剩石，修筑铁炉湖堤岸与路面，形成现存的街巷格局。

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建设进程，铁炉湖早于1982年开始湖湮路异，代之而起的是今日所见到的桥东市场、第十小学校舍以及附近几幢商住楼等。不变的是，这里仍十分热闹，市井气息浓厚。

2014年，铁炉湖获评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，核心保护区西起和平横街，东至和平直街，南起铁炉湖，北至滨江东路，总用地面积约22公顷。现存50米以上的传统街巷五条，总长700米，形成以铁炉湖、和平直街及和平横街为主，铁炉湖一巷和铁炉湖二巷等其他街巷为主的传统街区格局。

走在路上，处处有古迹。据统计，街区包括一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——明清古街，二处不可移动文物——铁炉湖碉屋、小北门，还有十余处历史建筑，以陈氏家族的建筑物居多。街区四周更是遍布着惠州文化宝藏。街区北靠东江，核心保护区周边有不少古树名木。东侧有东坡井、东坡亭粮仓、龙井巷井等文物古迹。

事实上，铁炉湖历史文化街区并不大，半个小时便可以逛完，但丰富的历史遗存吸引着人们驻足细细观赏。

一眼望去，明清传统民居成片，整体风格协调较为统一。虽然在时间长河的洗刷下，古建筑已渐破败，部分损坏严重，但外观保存还算完好，依然能彰显出豪门世家的气韵。民居后面多数设有花园，园外为城墙，大部分房屋基础、门墩、柱础使用红砂岩石材料。



古屋随处可见历史留下的痕迹

其中，陈鹏飞旧居是最古老、最残旧的一座。站在门牌为“铁炉湖4号”的陈屋前，看到的是古老陈屋屋内的一条小巷。这条小巷可以通往院子、正房及门牌5号的东、西两座相连的两进三开间房屋。“整座建筑的平面布局类似四合院，体现了北方民居的特色。”刘汉新介绍，陈鹏飞旧居建于南宋时期，与其后人建的房屋大不相同，较为少见；前者建筑高度比后者矮一米多，体现它受北方古民居建筑

特点影响——北方风沙大，屋矮可减少风沙入屋，也不像南方民居那样多进多开间，以及天井两旁有对称式长房分布。

铁炉湖街区的每座古居都颇具特色，让人感受到古色古韵。如，铁炉湖10号大门后设有一个屏门（即止步门），客人来访时，进门后需在屏门前等候，等主人允许后从屏门两侧入屋。屏门为双扇木门，门框两侧是圆木柱。此屏门平时不开，只有在特殊情况，如逢红白大事才开此门。而铁炉湖5号，建筑总面积约400平方米，平面布局类似北方四合院，后来随着人口不断增多，陈氏后人进行维修和扩建时，融合了一些南方传统民居的建筑特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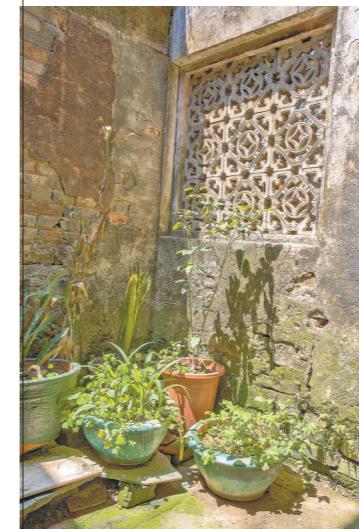
面宽20米的裘屋很气派。围墙正大门的两扇大门板，至今基本保存完好，呈黑褐色，门上的花纹依稀可见。木门很重，使出全身力气才能推动，据说木门是用坤甸木整块制成。坤甸木分布在东南亚的马来半岛、加里曼丹岛、菲律宾和印度等地，材质硬重，强度耐腐，抗力强，不怕潮湿，锯切、钻孔都很困难。当年是怎么运来的，如今裘后人也说不清。

“在惠州城来说，再找不到第二个这样排列有序的古民居群！”惠州文化学者周德新曾撰文指出，综观铁炉湖畔古民居的建筑顺序，可以发现这么一个规律：建筑年代的自远而近与地理方位的从东往西相对应，并且以小巷为分隔。大致划分如下：东起第一条小巷以东的陈氏民居建于南宋、元两代；第一、二条小巷之间的陈氏民居与陈氏宗祠建于明代；第二、三条小巷之间及其北侧的裘氏民居与陈氏民居建于清代；第三条小巷以西至北门横街西南街口的民居，有的建于清代，有的建于民国。这种时序与方位相对应的古民居群，对研究惠州古民居建筑特点和发展变化具有较高的价值，也为研究惠州街道布局等提供了实物资料。

“铁炉湖与陈氏家族息息相关，通过古建筑群的发展布局，让人能清楚地看到陈氏家族的发展脉络，这很少见。”刘汉新补充道。

铁炉湖民居建筑文物古迹集中，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。因年久失修，大多古屋内爬满了青苔与藤蔓，部分房屋坍塌。在人来人往的古街映衬之下，显得分外的落寞与萧瑟。

目前，铁炉湖街住户大多为陈鹏飞的后裔，也有不少外来务工人员长期租住。“这里曾起火，整个屋顶烧穿了。”租户任先生曾想过修缮，改善居住环境。因古屋属于文物保护单位，要拆要修需经有关部门同意，所以一拖再拖，将就住着。居民任惠达在古屋内居住了20多年。据他介绍，旧时古屋曾有20多户共同居住，十分热闹，但随着时间流逝，基础设施老化，现在只剩下他一人。



古屋一角

在走访中，不少居民都积极反馈意见，希望共同促进铁炉湖街区的发展。“墙体都破损了，有点歪斜，很危险。”在惠城区不可移动文物——小北门处，90岁的刘阿婆热心提醒，每天这里人来人往，但文物墙面有倒塌风险，希望相关部门关注。

近年来，当地发展迅速，但古民居群屹立，尚展现在人们的眼前。刘汉新表示，历史建筑是城市文化肌理最直观的呈现形式，一旦破坏就无法还原，必须要好好保护起来。“如果再不采取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，铁炉湖古建筑渐渐濒临消失的危险，文化传承必然受到影响。”他呼吁，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大力度，对古建筑进行基本的维护修缮，修旧如旧，再派专门的人

**文脉链接**  
**文/何志成 吴定球**

陈鹏飞，字少南，号鸣翔，永嘉人，生于宋元丰元年（1078年），登绍兴十二年（1142年）进士，授鄞县主簿，后移浙西安抚司属官用。绍兴时诏陈鹏飞为太学博士，撰《陈博士书解》。不久为兼崇正殿说书，后任礼部尚书郎，兼资政殿学士，被贬谪居惠州。

作为注经大师，他与苏东坡、张子韶合称为宋代“注经三杰”。注解诗经，难在通其义，还原经句。陈鹏飞在注经时，刚正不阿，治学严谨，宋朝著名理学家朱熹对其注经推崇备至。在陈鹏飞的传世著述中，《以陈少南诗解》二十卷影响最大。

后来，陈鹏飞在崇政殿为宋高宗说书解经时，因忤逆秦桧，被贬谪居惠州。

陈鹏飞被贬惠州，居于舍人巷，面对郎官湖。他感慨时事，无意官场，倾心注经，游戏翰墨，人得尺牍皆珍藏之。在其传世诗作中，有两首反映他谪居惠州的生活状况。其一曰：“幕下谁人识呆之，微闻赞画向蓬池。登楼不恨乡关远，拄笏只言山色奇。直道自能消鬼魅，高人何处不轩羲。它年坐上话铜狄，可是蓬莱清浅时。”其二曰：“阑干一幅鹅溪绢，中有五岁排小篆。古字今文认未了，火剂针铿俱眩瞑。平生卷轴有膏肓，首尾年来逾错乱。剩储药物走医门，掉头唯冷不下咽。一落泥头千丈强，谢君欲拯非手援。银钩小变科斗文，挂我床头星斗烂。退之处士阳冰手，驱逐羽鸡胆醒，两眼频看泪如霰。门前恶草锄又生，我病七年行复玩。会须着意课儿童，日日床头诵千遍。”从第二首诗的最后一句可以看出，虽然他贬居惠州时老病交加，但时刻不忘对后代进行文化教育。同时，还有外地人负笈来到惠州，授其门下接受教育，如“黄补，字季全，号吾轩，莆田人。绍兴中，从父宦游惠州，得永嘉陈少南师友之。已而以其学教授于乡，及门者数百人。时林艾轩讲学城南，先生在城东，凡与齐名。官至高要县尉”。

据《楼川陈氏宗谱》记载，绍兴二十三年（1153年）陈鹏飞在惠州病逝，终年75岁。陈鹏飞逝世后，其后人迎其灵柩归金华屋檐银川，与夫人张氏合葬，亦是宋代叶适撰《武昌尚书郎陈鹏飞墓志》所载“葬欧浦之源”。又据楼川鼻祖鹏飞公三十五世孙济全撰《陈博士行状》称：“公寓瀛州，嗣为惠州铁炉湖人，淳熙末留正始为开除，召其子祚、礼为官，辞不赴；复召其孙济为福建宣议郎。淳熙、祥兴间，公孙为士者凡一十四人。”这是陈鹏飞子孙行进文化教育所取得的成果，其旧居有一副楹联曰：“承家期勿负孙谋，乡贤家学垂千载。”同时，当朝宰相留正厚待其子孙，有可能是陈鹏飞贬居惠州开坛讲学时，留正曾授其门下，入辅大政后为报师恩，遂为陈鹏飞子孙述说，召其为官。

铁炉湖11号陈氏宗祠是陈鹏飞后人在明代所修建



铁炉湖市井烟火气息浓重



铁炉湖人来人往



部分长期无人居住的古屋已渐荒废

